

那一夜，我們 被震醒了



口述／王人澍 臺中慈濟醫院副院長
整理／何姿儀

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，和尋常的日子一樣，診所工作忙到十點多，我們在十一點多回到樓上就寢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氛圍。

時鐘的指針跨夜，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，突然開始天搖地動。身處地震島上，這不是什麼值得驚慌的事情，一開始我們不以為意。但搖晃未止，房子竟開始劇烈震動、跳動，外頭傳來玻璃碎裂和各種不尋常的聲音。我跟妻子趕緊下樓探視九旬老母親，老人家很鎮定地說：「不要緊，等一下就會停了。」

持續很久，地震終於停了，但不久又來了餘震，且規模依然很大，內心不禁感到恐懼。外頭陸續傳來救護車、消防車的呼嘯聲，街道開始騷亂起來。那一夜有些冷，我們提著手電筒，把母親全身包得緊緊的護送到外頭。

斷電的街道一片暗沉，餘震中，附近大樓的窗戶玻璃不斷墜落，有些住戶穿著睡衣、短褲，邊叫邊跑奔逃出來，保命當前，大家已顧不得狼狽。

那一夜，臺中市區有震撼而無災情，但很多人嚇得不敢回家，也不敢待在騎

樓下。夜太深沉，待餘震頻率趨緩後，我們確認住屋堅固無損，就把母親帶回家歇息。

身在中部的我們這時還不清楚，此刻我們正經歷臺灣歷史上災情最慘重的地震之一，而就在附近的其他鄉鎮，無數鄉親的生命從此被翻轉……

隨著各地受災畫面陸續透過媒體播出，我們漸漸意識到災情非同小可。電視跑馬燈不斷發送災情與賑災資訊，許多單位徵召有意參加賑災的醫護人員。當時已是慈濟會員的我，注意到了慈濟臺中分會。

我想，與其守在診所而沒有病人上門，不如帶著員工、藥品去現場幫忙，於是拉下診所大門，帶著妻兒與診所的傷科醫師、藥師前往分會，那時已是災後第三天。

在回到臺中開診所之前，我曾在臺北的醫院擔任七、八年外科醫師，後來到中國醫藥大學發展中醫醫療與任教，外科技術並沒有生疏，我想這時的我應該能發揮一些功能。

在臺中分會遇到來自各地的愛心人

士，許多人在此之前並不熟悉慈濟，但此刻卻為了同一念救人、助人的心，而聚集力量於此。

認識的第一個人，是來自長庚醫院的醫師，我問他：「長庚今天不是還有門診嗎？你怎麼會來到這裡？」他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：「這個時間已經不是不上上班的問題，而是臺灣發生了大災難，我已經向醫院請假一個月，要來幫忙賑災。」

另一位旅日藥師，在日本得知家鄉巨變，家裏有人受傷，焦急地奔回臺灣。確認輕傷的家人都平安後，他決定留下來繼續幫忙受傷的人，因此他也來到臺中分會。

更有許多來自臺中榮總、中山醫院、中國醫藥大學等中部各醫院的護理人員，也都利用工作之餘加入慈濟賑災行列。

我們被安排在中興新村廣場醫療站，許多樓房坍塌在眼前，一旁的萬佛寺毀損嚴重，景象怵目驚心。偌大的廣場上人來人往，有許多醫護人員在照顧傷患，也有許多慈濟人在煮大鍋飯、一一膚慰驚惶傷痛的鄉親。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景象，不禁驚歎與好奇，是什麼力量讓這麼多人出現在同一處，同心牽掛著同一件事——如何幫忙受苦受難人度過難關？現在回想，是災難震出了大家的愛心，其實慈悲原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裏。

遠遠地有一位比丘尼緩緩走近，旁人說，那位就是師父（上人）。上人逐站關心慰問，一段時間後來到醫療站前，柔聲細語地感恩大家。災後第一時間，

醫療站以內、外、精神科等醫藥用品為主，細心的上人注意到我身後陳列著中藥，特地問了我一下。得知我從自家診所帶藥，擔心造成我的負擔，還問我是否要用慈濟的。我對上人說，沒關係，藥品是診所本來就有的，這個時間點應該要拿出來。

眼前的這位師父好小、好瘦，看起來好疲勞，臉上寫滿了憂愁。我也明白了來自四面八方而來的愛心人，正是因為上人這樣的宗教領袖站出來，而得以找到一個運轉的核心，會聚一處並各就各位展開救濟工作。

災區道路嚴重毀壞，加入慈濟賑災的第二天開始，我們搭乘分會安排的吉普車前往。開車的人大多體魄強健，氣質豪邁，我問開車的大德，車後寫著「撒哈拉」是什麼意思？他告訴我是越野車隊的名稱。原來災後不久他們就與慈濟聯繫，主動排班協助分會救災人員與物資運輸，也在各地災區與安置點協助載運傷患和大體。

至今我還記得那個人的容貌，他讓我再次見到不同行業的人們，用各自的方式來主動補位。

某日，一位病人來到醫療站，他的小腿腫脹異常，隆起的傷口還流著血水，因疼痛劇烈而堅持不讓我按壓，我輕輕觸摸患部，覺得裏頭有硬硬的異物。

各大醫院人滿為患，像這樣的輕傷已經吸收不了，病人只能自行處理，忍痛多日才到醫療站接受診治。

在幫他清洗傷口，擦拭局部麻醉後，我將鑷子伸進傷口，輕輕攪動後感覺

到「扣」了一聲，接著我就把它夾出來——是玻璃碎片。一支、兩支、三支……約莫夾了六七支出來，一旁的人都幫他疼得倒吸好幾口氣。

就這樣在醫療站幫忙了好幾天，記憶最深刻的是去中寮鄉，不大的街區損傷慘重，傾倒的房屋阻斷了馬路，我們只能下車步行。第一排房子全倒，斷垣殘壁中，難免有斷肢與不完整的身體部位，這時已是地震過後大約一星期，儘管能處理的大體都已搬移，但空氣中依然瀰漫屍臭，可知此處傷亡不少人。

國軍派出部隊投入賑災，面對如此大災難後的人間慘況，經常接觸生、老、病、死的醫護人員尚且相當震撼，這群涉世未深的阿兵哥們，內心驚嚇可想而知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漸漸浮現，會恍

神、怔忡，晚上睡不著、半夜驚醒、說夢話等等。

除了慈濟，佛光山等許多宗教、慈善團體一起關懷，不少民間熱心人士會去慰問這些年輕士兵，還會主動來了解我們的資源需求，表示要幫忙籌募、捐助。

隨著時間過去，事情慢慢地被檢討，也慢慢地被記載。死亡人數從一百、兩百攀升到一、兩千，受傷人數破萬，居民無家可歸，校舍毀損不堪使用……最讓我最感動的是，如果當時沒有慈濟出來賑濟、膚慰、安置鄉親、重建校舍，難以想像混亂期會持續多久。

也因這些慈悲善舉被大量公諸於報章媒體，社會大眾才能快速找到可以發揮愛心的地方，實際付出行動。漸漸地，一個



王人澍副院長回憶九二一地震發生及投入協助的情形，見證臺灣人的愛心共振，也具體了解何謂慈濟。圖為二〇一二年八月蘇拉颱風後，臺中慈院醫護與志工前往災區展開關懷行動，王人澍副院長發放生活包。攝影／賴廷翰



現在的王人澍醫師（左）走入社區照顧偏鄉弱勢族群已是常態，他說：「因為慈濟、因為佛法，人生境界得到又寬又廣又闊的延展。」圖為至梨山上為鄉親看診。攝影／陳鎮嘉

共同的認知在人人心中慢慢形塑出來——原來這就是災難，原來這就是賑災。

從那時起，慈濟變成臺灣社會的慈悲象徵，是一個明燈，讓人心找到依止處。我對慈濟的認知，也是從那時開始具體。

在地震前，我受洪青松夫婦之邀而成為會員，當時慈濟籌募慈濟醫院建院基金，許多家庭對慈濟已有些概念。洪師兄是個成功的大實業家，未加入慈濟前講話粗里粗氣，十足商人氣息，在慈濟裏不斷洗滌、淬鍊與昇華，現在已然成為一位人品典範，經常往返黑龍江與臺灣，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封雪地裏，點亮慈濟的燈火。

經過九二一的震盪，我對慈濟有了更清晰的認識，成為慈濟委員。許多人也受到感動，成為上人的弟子。這不只是九二一後的餘波，更是一個慈濟精神的延續。

九二一地震不只是場災難，更是啟發

愛心善念的一大挑戰，它翻轉了臺灣人早期的冷漠、事不關我的心態，讓大家一下子清醒過來。

在慈濟認識了許多善知識，幫助我們成長許多。有一回聽到洪志成師兄說，還沒進入慈濟前，你可能只是一滴水，但融入慈濟後，你就變成大海。喜歡閱讀的我，從未聽過如此令人震動人心的領悟，原來你想要成為大海的生命體，就要先把自己融入大海。

早期我們是受邀加入慈濟，後來才發覺，真正受益的不是上人，而是自己。若非九二一的親身見聞，我可能不會成為慈濟人，也不會成為慈濟醫院的一分子，更不會有因緣幫忙催生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的成立，並走入社區照顧偏鄉弱勢族群。因為慈濟、因為佛法，人生境界得到又寬又廣又闊的延展。

什麼叫因緣？很多事情貫穿在一起，災難其實不只是災難，世間是很奇妙的。